我的新兵生活

苗文金

新兵下排时，我被分到战斗班。那时的新兵连，战友大都是初中文化，高中毕业的寥寥无几，能写点东西的，简直是凤毛麟角。平时我爱看书爱写作，班里记录班务会，连队写个心得体会，帮战友写封家书，甚至写情书，我都能手到擒来。特别是新兵连组织新闻日评，每个班要有人点评，若是无人站出，那点名时迎来的准是炮轰，那炮轰好比迫击炮弹，轰得一个班灰头土脸。新闻联播过后，排里所有人的目光大都会不约而同向我投来，不言而喻，这是让我冲锋陷阵。我也不畏惧，挺身而出，一二三四说得头头是道。几次过后，“小秀才”头衔便冠在头上。还甭说，新闻日评为我争得不少荣光。

就这样，我如愿以偿分到战斗班——六班。六班除了我，还有两个新兵：小孙和小罗。我们仨是难兄难弟，因为都是新兵，无论是内务、军事、工作都不能与老兵相提并论。怎么办呢？给自个儿吃小灶。被子没有“豆腐味”，咋办？天刚微微发白，我们仨就睁开惺忪的眼睛，悄悄从床上爬起，抱着被子到楼道里准备练习。这时却发现其他两个班的新战友起得更早，正绕着被子施展着内功。铺、捋、压、抠、捏，手法不一，还有的拿个小板凳，像打夯似的，一下一下砸被子。新被子棉絮蓬松，压实后才能叠出有棱有角的“豆腐块”。大家看后眼前一亮，纷纷效仿，一人拎一个小板凳，加入“打夯”的行列。那场面真壮观，整个楼道满地绿被，人员影影绰绰，腾挪闪移，忙得不可开交。这招真灵验，被子夯得结实了，折叠成型，捏棱有形，抠被有角，“豆腐味”十足。班长说我们三人叠被子有进步，要继续保持。此后楼道中，我们仨持板凳“练功”的影子，日日可见。

那时我的臂力欠缺，军事素质不行，我就从基础练起。中午休息时，我们三人结伴至器械场，轮流做引体向上。几组过后，手酸臂乏，我们坐在器械上侃大山，侃至兴奋处，便忘乎所以，小罗天生嗓门大，中午本来就静寂，他的声音传出很远，惊醒了副班长。副班长从连队快速而来，我们三人机灵地站到器械下开始有模有样做功课。“喊啥！大呼小叫的！别人都在休息！”副班长脾气暴躁，冲着我们喊，“回班去站军姿，练作风！”我们三人乖乖而回，在班里站起军姿，一站就是半个小时。下次我们就老老实实的，该练就练，休息时就悄声聊会儿天。

熄灯后，副班长会亲自组织我们训练，他在连队是训练尖子，尤其擅长器械，我单双杠能从一练习至七练习，全来自他的真传。晚上的训练内容无非是俯卧撑、蹲立、端腹等小课目。别小看这些项目，能把人折磨得没脾气。我们先做俯卧撑，没有数量，额头出汗为止。我们三人只穿内衣，冬季屋里虽有暖气，仍觉冷风阵阵。小罗人高马大，爱出汗，做不到一百个，就汗流浃背，我呢，直至二百余个额头才沁出汗珠。可苦了小孙，这兄弟天生不爱出汗，连酷暑天出汗也少得可怜，三百余个总算微汗。副班长说他偷懒，他争辩不服。副班长不信这个邪，让他趴下继续做。他又做了二百个，头上仍然沁不出汗珠。事实胜于雄辩，也改变了副班长的组训方式。每晚每人二百个俯卧撑，公平公正！

俯卧撑结束后就轮到蹲立。这蹲立不是自己蹲几个就可以的，每人五十个，双手扶高低床栏杆，脖子上骑上人，这样能效果明显。我和小孙个子小，相互轮换做完。我比小孙还瘦些，小罗挑选我和他训练。副班长笑着说：“这不行，你这身材，扛着他，就像运动员举个棍子似的。”副班长便让小胖来帮忙。小胖身材不算高，胖乎乎的。小罗虽然不乐意，但也只能苦着脸训练。果然，过了半月时间，小罗腿力渐长，每次百米赛跑，都遥遥领先，落个了“百米王子”的雅号。

我最不愿练端腹，端腹就是为了增强腹肌力量，躺在床上，双腿抬起，与床面成45度角，每次五分钟。五分钟不算长，一旦做起来，就感觉时间静止了似的，漫长得很。腹酸腿抽筋不说，浑身颤抖不已。有次我请求副班长取消我的端腹项目，让我到室外跑个五公里相抵。他坚决不允。小孙腹肌强壮，双腿抬起稳如泰山，五分钟很快熬过，我是龇牙咧嘴，身体像筛糠一般，硬是坚持了下来。小罗则吃尽了苦头，双腿上上下下，趁人不注意，便会落下来。副班长抄起一根腰带甩在床栏上，响声之大，惊吓得小罗迅速抬起了腿，那反应之敏捷，绝对是迅如闪电，以后便再也不敢偷懒。真是“人无压力飘飘然，井无压力不喷油”。一段时间后，我们三人的军事素质提升得很快，在所有新兵中排名在前。

新兵十个月后，我的班长考上了军校，后来调入团队机关，直至转业到地方公安部门。回想往事，心潮澎湃，当兵人，对部队有眷恋的情结。我也不例外，仍向往军旅生活，若有机会，还会去当兵。

（作者单位：邯郸市交警支队）

往事追怀

本征文欢迎配发照片

新兵连的日子

兰新良

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总有一些事情难以忘怀，甚至会影响你的一生。在“八一”建军节到来之际，看到微信群里战友发来的军旅生涯照片，不禁回想起当年新兵连的磨炼，那真是受益匪浅。

1974年12月25日，我应征入伍，经过五天的徒步野营拉练，来到了北京市大兴县团河农场，在这里要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新兵训练，然后再补充到北京卫戍区站岗执勤。

新兵连的岁月很紧张。时值数九寒天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步做操，回来后就要赶紧洗漱，用的都是凉水，由于天冷，室外水管被冻住，只好将稻草点燃把冻住的水管化开，用缸子接好水后，挤好牙膏，发现缸子已经结冰，冻在水池边上了。新兵的吃饭时间只有十五分钟，与其说吃饭，不如说抢饭，都是十八九的小伙子，操练归来早已饥肠辘辘，早饭打来后，大家争先恐后，狼吞虎咽，担心吃不饱就要集合。训练一天后，晚上又要政治教育或是学唱革命歌曲，真是两眼一睁，忙到熄灯。

新兵连的训练很是苦累。寒冬腊月，空旷的操场上北风肆虐，像刀子似的刺得脸上生疼。训练时不让戴手套，时间一长，手冻得又红又肿，班长就让大家将双手反复揉搓；脚冻得又麻又木，就让跺跺脚，然后接着再练。要说最累的就是踢正步训练，分解动作，上身挺直，一腿站立，另一腿踢出脚掌离地，脚面下压，站时间长了脖子发胀，腰酸腿疼，眼冒金星，连续动作，两腿绷直全脚掌用力着地，脚掌被踏磨得钻心疼，一天训练下来，浑身像散了架。

新兵最怕最紧张要数晚上搞紧急集合。事先没有一点征兆，本来一天训练下来疲惫不堪，沉睡得正香，突然，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声响起，头一次让你紧张得不行，两只脚直哆嗦，不敢说话更不敢开灯。黑灯瞎火中只听见叠被子、穿衣服、打背包的声音。打好背包拿好东西就往外冲，先是班排集合，再就是全连集合，跑到院子里站队报数，连长看着表记时间。接着就是打开院中的灯光一排排检查，队列中不断有人出列示众：穿反鞋子的、来不及穿内衣的、没穿袜子或只穿一只袜子的、没系扣子或系错扣子、帽子戴歪的、背包散架的……五花八门，洋相百出。因为害怕紧急集合，从此我们每天晚上都和衣而睡，后来，有经验的老兵告诉我们：听到哨音后，最要紧的是先穿好军装，再系紧鞋带。我们恍然，几番演练后，基本能按着装和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。

叠被子是新兵连的必修课。要叠豆腐块似的被子，首先要花很多精力压被子，新发的被子棉花是蓬松的，压实的被子才有可塑性。第二步就是叠被子。班长教我们把被子理平对折后，用手捋成直线。为了固定成型，还要用毛巾沾水把被子打湿了，折得平面平、立面直、有棱有角。那个杰作，简直舍不得拆开。

两个月的新兵训练，不仅磨炼了自己的斗志，还培养了自己的吃苦精神和适应环境的能力，为日后从军从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新兵的岁月真是人生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。

（作者单位：孟村回族自治县公安局）

感怀

孙猛 摄

（作者单位：衡水市公安局）

摄影之窗

泉城里的老巷子

王南海

泉城济南的美，必要钻进老巷子里才寻得到

盛夏时分，慢慢地走在济南老城里。骄阳似火，可是当你一脚踏入老城时，似乎就可以感受到清凉的气息。

很多泉就静静地在普通人家的院子里。路边有一口武库泉，不大的井口，你可以躬下身子，拿瓢舀出泉水来。喝一口，甘甜清冽，柔和温润。再看，人们直接将啤酒、西瓜，泡在泉水里，何时吃喝，都是冰凉爽口。在那些宁静的老巷子里，石榴树已经长得粗粗壮壮，石榴也长得硕大，凌霄花灿灿地开放，清泉缓缓流淌。街边咖啡店里的胖猫，悠然自得地走来走去。

在百花洲畔，竟然发现了一座极美的房子。典型的四合院建筑，门口有漂亮的垂花门，挂着大红灯笼，那些绿色的柳枝也在柔风里，轻轻地荡漾。踏着台阶走进去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四四方方的院子里同样种植着石榴树，寓意着多子多福。而在树下，早已摆上了一个小木桌，两把小竹椅，一个暖壶，几只茶杯，只等你坐下来，静静地品茶。

窗棂上满是漂亮的雕花，异形的根雕，从地面上伸展开来，在窗前处，正好垂下一盏古式的灯笼，散发着橘色的光芒。在灯下，有一红木条案，上面摆放着笔墨纸砚，各种小小的花花草草，每一个都散发着独特的美。桌案上还焚着玫瑰香，你可以坐下来，放空一切，闻香，听音，读书，写字。室内凉爽宜人，又古韵悠悠。当你看累了，抬眼窗外就是百花洲，湖水荡漾，柳枝依依，鱼儿蹦跳，小舟摇曳，人的心变得柔软起来，连说话的语调也慢起来。

湖边的人们坐在躺椅上，旁边有花有鸟，正怡然自得地喝茶，聊天。这茶，是泉水泡的，格外香醇。

体味泉城之韵，必要钻钻老巷子。你看那些百年老院子，漂亮的屋檐，门当户对。有人说，那老建筑，如一阵夏风，那门拱，那飞檐，直吹得人面荷花相映红。似乎那每一片瓦片上，都写满了时光的故事。喜欢看那些坐在泉边的老夫妻，一个躺椅，两杯清茶，彼此欢喜，一任时光流淌。似乎斑驳的喜字还完好地贴在窗玻璃上，门内的老夫妇，一住就是几十年。在平凡的房子里，人们演绎着人间烟火的平凡故事，读书，画画，焚香，弹琴，为生活奔波，也聆听泉水歌唱。我想，生命就该如此度过，内心喜悦，宁静淡泊。

我每次都会惊讶于：几百米外就是城市喧嚣，车水马龙，而几步路转入老街老巷，就是另一番宁静的天地。垂柳，游鱼，香茗与花香。泉韵最在济南城，地地道道，惹人回想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）

训练 纪振星 作

（作者单位：吴桥县公安局）

徐文科 作

（作者单位：平乡县公安局）

故乡的寨河

闫辰国

故乡的寨河修建于清末民初，当时盗匪横行，为了保护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村里商议修建一条寨河来自卫。于是，村民们男女老少齐上阵，靠肩膀挑、小车推、镢头挖等最原始的施工方法，耗时三年，环村建成了这条宽30米、深5米的寨河。

在寨河内侧，用挖河的泥土高筑寨墙。墙基厚15米，顶宽5米，呈“八”字状。据说，当时的寨墙上面可以跑马车。由于当时村东头的一部分村民反对修建寨河，既不出钱又不出力，所以村里在施工过程中，将这些村民修在了寨墙之外。从此，刘家庄村又有了“寨里”和“寨外”的叫法。

打我记事起，寨河虽不大，但蜿蜒迂回环抱着大半个村子。那时，村子建有北、西两座寨门，引留磊河水入寨河。寨门口跨寨河设有吊桥，日夜有青年男子轮流值守，并沿寨墙巡逻。当时的村落，俨然已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小城堡。关上城门，拉起吊桥，前来抢劫的盗匪只能悻悻而归。即使陌生人偶尔闯入，也会因为村内的街道纵横交错而找不到出口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匪患被彻底根除，社会治安平稳，寨河慢慢失去了它的作用。为了发展经济，村里在寨河里植满了芦根。不几年时间，河塘里芦苇自我繁衍已经爬上了高高的寨墙。

初春，父亲常带我坐在高高的寨墙上，看寨河水被春风吹皱，碧波一浪接着一浪拍击着寨墙。细细的泥沙被冲上来，又被带回去。举目远望，阳光下的寨河水波光粼粼，犹如满河宝石闪着银光。当河水干涸，满河芦苇笋顶破坚硬的土块，齐刷刷地露出尖尖的小脑袋时，我和妹妹常下到寨河里，采摘刚出土不久的嫩芽吃，入口清香，涩中带甜。

夏天，纤细的芦苇已长出三米多高，芦苇叶子一层层绿得发亮。一场大雨过后，寂静的“寨河”突然热闹起来，蛙鸣四起，整个村子沸腾了，吵得人们难以入睡。我和小伙伴多是在寨河里捉鱼虾、捞蝌蚪，在芦苇丛里捉天牛，抓着芦苇在水里学狗刨。折几根又细又长的芦苇，刷掉叶子，把细长的芦苇尖圈个套，既能套河里的青蛙，又能套乡亲们树上的红枣。村外柳树上，透过枝丫的缝隙，总能看到蝉的黑色身影，躲在树叶隐隐处，它们悠扬而热烈地吟唱着。抓一把麦粒入口，边走边嚼，在芦苇尖上涂上面筋，轻触它的翼，蝉犹如吞了钩子的鱼，就被粘下来。我还跟着哥哥学做苇笛，呜里哇啦一吹，吓得躲藏在芦苇里做窝的翠鸟扑楞楞飞上了天空。

秋天，已是枯叶残荷，满目疮痍。而故乡最美的时节是在秋天。那饱满的苇穗由淡紫色转为粉白，芦花像伞一样盛开，蓬蓬松松白花花的一片，满眼尽是这秋舞的芦花。当秋风萧然到来时，那一河白花花的芦花被风儿抚摸，如惊涛一浪接过一浪。苇絮随风在天空悠然地飘着，白茫茫如雪，轻软软似云，这就是故乡令人心醉、四景之一的“芦花飞雪”了。唐代诗人元稹有诗云：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”。道出了芦花的一份清高与落寞，一份洒脱与单纯，一份风姿与高雅。

每年春节，五颜六色的风筝随风飘荡，把瓦蓝的天空衬托得美极了。大人孩子站在高高的寨墙上，拽着风筝跑啊，笑啊。记得三哥放的风筝，手柄拐线用的“铹子”，轴上还加装了“铜钱”。放线时，“铹子”在手柄上飞转，迸发出“哗啦啦”的声，引得人们回首顿足……

流淌了一个多世纪的寨河，留给故乡太多的感动和回忆。因为寨河，父老乡亲生活有了踏实的牵系，心灵有了栖息的场所，情怀有了浪漫的依托。她犹如母亲的双臂，怀抱着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一村百姓。她曾经用那甘甜的乳汁，哺育了故乡多少儿女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邢台市公安局桥西分局）

随笔